

宁波地名谭

宁波是多宗教地区，在遗留的宗教地名中，佛家多以“寺、庙、庵、院、塔”等为通名；道家多以“观、庙、宫、堂”为通称；基督教、天主教俗称“堂”；伊斯兰教惯称“寺”。

今年是宁波建城 1200 周年，这些异彩纷呈的地名通名，像城市卷轴上的点点注释，不但展示着宁波地区曾经繁盛的信仰文化，也记录着各大宗教在宁波共存共长的发展历程。

宁波历史上的那些寺和庙

徐雪英



(图片由作者提供)

一

这些宗教通名在宁波遗留的数量是不均衡的。相比而言，“寺”“庙”等佛教通名遗存更多，影响更大。据宁波民宗局统计，目前宁波经批准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 955 处，其中佛教场所 622 处、基督教场所 281 处、天主教场所 51 处、伊斯兰教场所 1 处。

《宁波佛教志》记，东汉时佛教始传浙东。初入宁波时，僧人多以结茅自修，一般无寺院之名。到东汉建武年间，传中书郎张齐芳弃官隐居灵山，后舍宅为寺，为宁波地区第一所寺院。灵山寺就是现在保国寺的前身。到三国时，浙东已有寺院 10 余所，处于宁波境内有慈湖畔的普济寺、五磊山的五磊寺及县西南的吉祥寺等。传入甬地后的佛教与儒道等本地文化相互交融，对宁波当地后来思想观念、风俗习惯等的形成变化，产生重要影响。

早期佛教为什么要以“寺”为通名？“寺”是不是最初就专指佛教建筑呢？

答案是否定的。“寺”在上古原指皇宫内侍臣居住之处，“寺人”相当于后来的太监。秦以后，“寺人”也有担任宫廷外官职的，故“寺”逐渐泛指官员们办公之所，成为政府机构的通称。现代影视剧中常出现的大理寺，就是古代职掌审核刑狱案件的政府机构名称。

传东汉明帝时，天竺高僧以白马驮佛经至洛阳，被安置在接待外宾的鸿胪寺。后来高僧病故，官府便把寺舍赠与僧人。次年又建馆舍，名白马寺，即中国第一座寺庙。后来各地佛教建筑沿用“寺”作通称。唐代伊斯兰教从海路传入中国，早期的伊斯兰教建筑如广州的怀圣寺、泉州的圣友寺等也以“寺”相称。“寺”遂又成中国伊斯兰教建筑通称，一般称为“礼拜寺”或“清真寺”。目前宁波经批准登记的 1 处清真寺，位于月湖畔后营巷。该寺始建于宋咸平年间，现建筑复建于清康熙年间，是宁波对外开放的窗口之一。

随着佛教、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，“寺”原先的“官署”等义渐渐淡化，至今已演化成宗教建筑

的专用通称。

宁波遗存下来的佛教建筑，也多以“寺”为通名。著名的如保国寺、五磊寺、阿育王寺、天童寺、雪窦寺等。这些浸染历史的古佛寺，在时光的雕琢下，气质独特，气场强大，风格自成。如保国寺以工艺见长，其大雄宝殿被认为是长江以南最古老、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之一；五磊寺以岁月为樽，寺内古树林立，千年古刹韵味浓厚；阿育王寺以藏宝为傲，珍藏的佛祖舍利被尊为稀世之宝；天童寺以美景见爱，人云天童十景，其实天童四季皆入景；雪窦寺以格局入胜，因历史上屡受皇家恩宠，又为弥勒道场，其规模非一般佛寺可比。

二

同令人仰视的“寺”相比，“庙”是个接地气的宗教通名，流行于基层民众，带有浓浓的底层百姓信仰特色。

受灵魂不灭的思想影响，中国百姓很早就有祭祖习俗，供祀先祖神位的专用屋舍就是“庙”。后来，庙的供祀范围逐渐扩大，除自家先祖外，还可以供祀地方先贤、国家功臣等其他优秀人物，成为纪念真实人物的祠庙，在全国形成丰富多彩的祠庙文化。

宁波祠庙文化同样精彩。民国《鄞县通志·輿地志》记，“今之庙，即古之社也。古者，人民聚落所在必奉一神以为社，凡期会要约毕，必于社申信誓焉。”约在 1933 年，鄞县城乡有庙祀 517 处，其中城区就有 159 处。而且，祠庙文化的发达与否，还成为一个地区兴衰的标志之一。如民国《鄞县通志》云，“其神庙多处，其民居亦盛，村落凋亡地，其神庙亦多废圯，于此亦可考见地方今昔兴衰之故。”

旧时宁波众多的祠庙，到底供奉的是哪些真实人物呢？以 1933 年前后宁波城区庙祀为例：民国《鄞县通志》记，当时城区奉祀对象中，宁波地方传说人物如鲍盖、刘纲、七牧将军等有 25 处；历史人物如岳飞、关羽、贺知章等有 35 处；有功于百姓的当地官员如黄晟、王安石、钱钺等有 29 处；本地贤名儒如王致、杨简、范钦、全祖望等有 8 处；孝子、平民类人物如董黯、陈良谟、张文英等有 7 处。

回顾这些人物，不禁想起这样一句话，只有具有足够的品行和才华，才配得上所有的尊敬和怀念。正是这些叠绕在宁波祠庙里的层层尊敬和代代怀念，才撑起了旧时宁波民众的精神天空。

三

目前这些记在《鄞县通志》里的老祠庙多已废圯，少量遗存至今。

宁波火车站附近的董孝子庙，因纪念东汉孝子董黯而名。董黯，字叔达，会稽句章县石台乡（今宁波余姚大隐镇人），奉母至孝，是东汉时期著名孝子，宁波不少地方曾建庙祀之。宁波火车站附近的董孝子庙始建于清嘉庆十九年（1814 年），为海曙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随着宁波火车站的扩建，正在迁移修复中。

海曙区镇明路南端的灵应庙，又称鲍郎庙，因纪念晋代宁波官吏鲍盖而名。相传公元 316 年，鄞县小吏鲍盖奉命押送漕粮，船到东钱湖鹿江一带时，因风浪靠岸暂泊。当时宁波闹饥荒，大批饥民向其乞粮。鲍盖把船上官粮分送一空后，自知死罪难逃，便跳江自尽担下所有罪责。百姓感其恩典，纷纷建庙祀之。《鄞县通志》统计，当时鄞县城乡祭祀鲍盖的庙达 68 座之多，尤以鹿山鲍盖墓周边的东钱湖、邱隘、东吴及宁波城关等居多。镇明路上的灵应庙也被当地百姓称为“大庙”，坐东朝西，始建于唐圣历二年(669 年)，现建筑重建于民国八年(1919 年)，虽仅存正殿，但还是保存了不少古建筑特色，为海曙区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东钱湖大堰村的裴君庙，因纪念唐代浙东观察使裴肃而名。据载，裴肃为唐代河南人，担任浙东观察使期间，恰逢明州镇将栗铎兵变，栗铎联合鄞、奉边区山民，刺杀明州刺史卢云，攻陷浙东诸郡县，使明州百姓深受兵乱之苦。裴肃最后率部平乱，生擒栗铎，百姓终得安宁。因其带兵从不扰民，又有平乱之功，后世便像尊鲍盖一样尊其为神，广建祠庙供奉之。宁波俗语“东钱湖里有十八裴君庙，湖外有十八裴君庙，沿海有十八裴君庙”，便是言其祠庙之广。

东钱湖绿野村的灵佑庙，因纪念宋代王安石而名。《鄞县通志》记，该庙最早名王安石庙，绿野、

下水两村共祀之。因庙地处深秀不便供祀，两村村民便商议易地重建。由于都想让新庙建在自己村内，双方起了争执。后下水村抢得王荆公神像，择地建“忠应庙”。绿野村争得王荆公神主牌位，择地建“灵佑庙”。所以，现存的“灵佑庙”，可以算是原王安石庙的“分身庙”。

四

除祭祀先祖、先贤的祠庙外，庙还可以供奉自然神灵、传说人物或宗教神仙，成为神灵庙等。旧时宁波这种神灵类庙宇也存量不少。以民国宁波城区为例，当时城区供奉的神灵就有风神、火神、财神、河神、凶神、龙王神、真武神、魔礼神、土地、城隍等。佛教传入中国后，庙也可以用来供佛，成为佛庙。供佛的寺院也因此被纳入大“庙”系列，俗称“寺庙”。

一个地区的庙祀对象，会随着历史变化而不断演变，既有不断的建构，也有不断的解构。在历史洪流的冲刷下，宁波目前以庙为通名的宗教建筑中，除了祠庙，其余的多为佛庙，只有少量庙宇还存着昔日神灵的影子。

如海曙区中塘河边的白龙王庙，该庙始建于元代，“白龙王庙碑记碑”详细记载了该庙的历史。史料记，齐梁朝有神姓白名王，常乘玉龙往来，显迹屡著。至唐赐额灵龙，封其神为广德宣圣王（即白龙王之神）。南宋鄞县令张均奉敕于离城十里建庙祭祀，取名“白龙王庙”。2004 年，当地群众捐资在原址重建庙宇，循俗春秋奉祭。

又如海曙区县学街上的城隍庙，该庙又称宁波郡庙，由明洪武四年(1371 年)朱元璋下旨敕造。城隍是中国民间和道教信奉的守护城池之神，一般由有功于地方民众的名臣英雄充当。宁波郡庙以汉朝大将军纪信为城隍神，明洪武年间被定名为“宁波府城隍庙”。现存庙殿清光绪十年(1884 年)曾重建，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城隍庙之一。这几年，宁波又对这座饱经岁月沧桑的古郡庙进行维修，并于 2020 年 6 月重新开放。

作为宁波宗教地名通名的两大主力，“寺”和“庙”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强大的生命力。不论是寺或是庙，都承载着昔日民众对安稳生活和美好未来的理想寄托。

行,你难道不知道吗?”齐瀚吓得面如土色,跪下拼命磕头请罪。是年秋天,唐玄宗把齐瀚降为高州良德县丞,麻察当然也没有升官,被降为涪州皇化县尉,唐玄宗给他们定的罪名是:“交构将相,离间君臣。”可怜的齐瀚,识人不明,只能在高州良德县写下“将心托明月,流影入君怀”的诗句以表忠心。可恨的麻察,只记得李世民给张亮升官,却记不得李世民最后还是杀了张亮。

历史总是不断重复,齐瀚的悲剧也在不断上演。唐文宗李昂与宰相宋申锡密谋除掉专权的太監,宋申锡识人不明,拉京兆尹王璠入伙,结果王璠向太監王守澄和权臣郑注告密,宋申锡被贬为开州(今重庆)司马;光緒皇帝与維新派人士密謀从慈禧手中奪權,譚嗣同跑去袁世凱行營請求支持,結果袁世凱却去了榮祿那裏告密邀功。

《增广贤文》有言:“逢人且说三分话,未可全抛一片心。”逢人为何只说三分话?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江湖险恶,祸从口出,一言不慎就可能招致满盘皆输。历史上,因为出言不慎,最后身首异处者不在少数。所以,有些话在说与不说间,一定要拿捏好分寸。未说之前,你是话的主人;说过之后,你就是话的奴仆。

游六门 过江桥 抬城隍

老话新聊

桂晓燕

元旦的钟声刚刚沉寂,历史进入新的一年。2021 年是我们宁波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建城 1200 周年。我们“老话新聊”,自然要聊一聊与宁波城有关的话题。大家请看标题,这就是与阿拉宁波城有关的三句老话。

先聊聊“游六门”。通常这是老宁波责骂小孩的一句话:“依该小人,游心介重,每日只晓得东走西走‘游六门’!”六门指的是旧时环绕宁波老城区城墙的六座城门,从东门口的东渡门顺时针数起,依次为东渡门、灵桥门、长春门、望京门、永丰门、和义门。“游六门”就是把整座宁波城都走遍了,您瞧这小孩的劲儿!如果是骂大人,那性质就比较严重了,等于骂此人是勿做事体、到处游荡的懒汉或懒婆娘。这样的话,则还要再赠其一句老话:“日里走四方,夜里补裤裆!”

“游六门”三字,包含着宁波的一段建城史。大家知道,我们宁波曾叫做明州,这一名称的来历,可以追溯到 1283 年前。唐开元二十六年(公元 738 年),在这一区域设立了明州,州治设在四明山东麓的小溪(现海曙区鄞江镇)。到了唐长庆元年(821 年),明州刺史韩察将州治从小溪迁至拥有山海之利,更有发展前途的三江口,并以现在的鼓楼步行街一带为中心,建造了子城。子城的南门就是鼓楼,它是宁波历史上正式置州治、立城市的标志。我们说今年恰逢宁波建城 1200 周年,来源就在这里。子城诞生 77 年后的唐乾宁五年(898 年),明州刺史黄晟又建起了周长 18 里的罗城(外城)。据宝庆《四明志》记载,南宋之前的宁波城有十座城门,元兵进城后大肆破坏,毁掉了罗城。后来元人为备战需要,又重建了罗城,并开设了六座城门,这就是从十门到六门的来龙去脉。

民国时期,宁波的城墙和城门陆续被拆除,在城墙路的城基上,建起了环城马路。环城马路由六条马路首尾相接而成,六座城门的名称,分别成了这六条马路的名字,也就是东渡路、灵桥路……直到和义路。六门虽然已无踪影,但“游六门”的老话流传至今。

再聊聊“过江桥”。宁波自从建起了十八里长的罗城以后,老城区基本定型。跟古代所有的城市一样,高耸的城墙外面,环绕着一圈护城河。我们宁波的护城河与众不同,令

无数城市望尘莫及,甘拜下风!原来,分别从宁波城北面和东面流过的余姚江和奉化江,就是宁波城两条天然的特大护城河。与此同时,“过江桥”也就成了宁波人出城的代名词。

老宁波知道,从前宁波城区只有两座江桥,一座是横跨奉化江的灵桥,俗称老江桥;另一座是姚江上的新江桥。过老江桥就是去江东,过新江桥就是去江北。人们现在看到的灵桥,是德国西门子公司承建,1936 年完工的钢结构桥梁,其实灵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。就在韩察建子城的第二年,也就是唐长庆二年(822 年),明州刺史应彪就在东渡门外奉化江上架设了“东津浮桥”(后移置今灵桥址)。

相对于 1000 多岁的老江桥而言,新江桥只能算小弟弟,不过它也有 150 多年的历史了。它最初是建于清同治年间的一座浮桥,由十八艘木船连排,上铺木板,从江北桃花渡直达东渡门。直到 1970 年,才由新建的钢筋混凝土拱桥,接了它的班。

最后聊聊“抬城隍”。古代的城市,都要设城隍庙,也都要“抬城隍”。“抬城隍”是民间传统习俗,官方的叫法是“城隍出巡”。目的是祈求城隍,保佑境内四季平安,五谷丰登,百姓安居乐业。每到“抬城隍”的时候,人们先要在城隍庙内举行祭祀仪式,然后将城隍爷恭恭敬敬请出大殿,让其端坐于富丽堂皇的大轿之中,抬着巡游城区。一路上开锣喝道,前呼后拥,吹吹打打,浩浩荡荡,场面极其隆重热闹。时至今日,“抬城隍”的活动已淡出江湖,而“抬城隍”这句老话,也渐渐失去了本意,变成类似鼓动、起哄等意思了。

我们宁波的城隍神,是秦末帮助刘邦打天下的纪信将军。因为纪信在战场上救过刘邦,为此被敌方俘获处死,刘邦当了皇帝后,为感谢纪信的舍命相救之恩,封他为城隍神,永享人间烟火。全国有好多地方的城隍神,都让纪信当了。

不是说纪信将军不能当城隍神,不过我想,作为城隍神,作为这座城市最接地气的神祇,如果对当地城市有贡献,对当地百姓有恩德,岂不是更好?比如,高瞻远瞩、勇于开拓的韩察;“绝外寇窥觐之患,保一州生聚之安”的黄晟,千方百计建桥,让奉化江两岸天堑变通途的应彪;还有建造它山堰的王元暉,治理东钱湖的王安石,奋勇抗击倭寇的戚继光等等,他们虽然不是宁波的城隍神,但是宁波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。



高枕无忧·其一

沈乾奎 绘

读齐瀚《长门怨》，品“说话分寸”

温故

罗日荣

唐代诗人齐瀚曾经写过一首题为《长门怨》的诗：茕茕孤思逼，寂寂长门夕。妾妒亦非深，君恩那不惜。携琴就玉阶，调悲声未谐。将心托明月，流影入君怀。

诗人为何独倚长门，抚琴奏悲声呢？事情还得从齐瀚与唐玄宗李隆基的一次密谋谈起。

唐玄宗李隆基的家奴王毛仲因为“性识明悟”“骁勇善骑射”，在李隆基诛杀韦后、安乐公主以及太平公主过程中，均起到了重要作用。特别是诛灭太平余党，王毛仲为李隆基坐上龙椅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因此深得器重，被授予左武卫大将军，进封霍国公，后又加开府仪同三司，被玄宗视为心腹，身置“唐元功臣”之列。

王毛仲毕竟只是家奴，没有读过多少书，自然没有听说过韩信、霍

光等人的故事，也不懂得功高震主、兔死狗烹的道理。此时的王毛仲恃宠而骄，尤其是他与典掌万骑的葛福顺结为儿女亲家后，势力胶固，相互依仗，使唐玄宗如坐针毡。

唐玄宗身边吏部侍郎齐瀚看到眉头紧锁的唐玄宗，看出了门道，于是向唐玄宗进谏：“福顺典禁兵，不宜与毛仲为婚。毛仲小人，宠过则生奸，不早为之所，恐成后患。”不能不佩服，齐侍郎目光还是相当犀利的，至少看透了主子的心思，也看到了潜在的危险。唐玄宗一听心花怒放，对齐侍郎说：“知卿忠诚，朕除思其宜。”后来，宗又围绕着如何除掉王毛仲密谋了一番细节问题，齐瀚临走时，对唐玄宗小心翼翼道：“君不密则失臣，臣不密则失身，愿陛下密之。”唐玄宗李隆基是久经考验的密谋高手，哪需要齐瀚交代，倒是齐瀚自己，违反了密谋准则。

齐瀚有一好友叫麻察，因犯了错误，被唐玄宗降职另任兴州别驾，临走时，齐瀚在长安城郊的长

亭设宴为他饯行。饯行就要喝酒，酒一喝多，人的头脑就糊涂，管不住舌头，齐瀚一激动就说漏了嘴，把官中与唐玄宗的密谋抖了出来。齐瀚忘了和皇上的约定，主动泄露天机，可能有两个目的：一是有炫耀的成分，显摆一下和圣上的亲密关系；二是有安慰的可能，看到老友悲伤难掩，传递一个信息：我一定找机会在皇上面前帮你说好话。

齐瀚尽管饱读史书，却忘记了侯君集是张亮告密而死的。这位麻察如唐太宗时期的张亮一样，酒席一散，不是西出阳关，而是进了皇宫，把老友齐瀚饯行时所说的话，竹筒倒豆子般说与唐玄宗听，想复制张亮告密升官的捷径。

唐玄宗一听，这还了得，这事要是被王毛仲知道了，岂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，于是勃然大怒，立即宣齐瀚进宫。可怜的齐瀚，本以为有什么好事，没成想招来迎面一通雷霆万钧的斥责：“你怀疑我不能保密，却又把事情告诉麻察，你这样难道是保密吗？况且麻察此人素无德

高枕无忧·其二

周肇泉 绘